

多是過江猛龍

政大東亞所風雲

● 粟明德（自由作家、大學教授）

中外雜誌三四六期徐有守教授寫「張其昀與政大復校」是一篇極富史料價值的學術珍聞，讀來引人入勝。筆者覺得政大復校後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及東亞研究所對於羅致專家學者培養政經人才有很大的貢獻，特撰此文，敬請中外讀者女士先生們指教。

東亞所成立的因緣

民國五十六年，神秘的政要養成所——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吳俊才，向新上任不久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條陳：為國家長遠發展計，必須及時培植對共產主義理論、共產黨的謀略有批判力的學術人才，應即籌設研究所，由碩士、博士漸次開班，一面招收大學畢業生，一面調集相關部門的現職優秀工作人員，混合培訓，為民主反共開拓學術化前景，強化經營大台灣的理論陣營。那時蔣經國名義上的位階雖僅副揆，但實際掌控大政已非一日，對於吳俊才的建議，立即裁可，指定吳俊才負責籌設該一擬議中的研究所。這就是今天享譽甚隆，畢業生遍

布政府和民間有關大陸研究、實務等工作的政大東亞研究所的由來。

因為政治性的東亞研究所尚無前例，不免有人對「反共」能否學術化表示懷疑。據知時任政大校長的劉季洪，就是抱持懷疑態度的有力人士之一。蔣經國為著催生，並使這個單位附麗政大，曾親訪劉季洪，化除一切阻力，使事抵於成。

東亞所在短短一年內籌備就緒，第二年正式招生開學。那時吳俊才正值精力健旺的英年，他外型溫文儒雅，實則是個熱情如火的革命志士型人物，懷著強烈的使命感，有很強的規劃及執行能力。他找來早年台灣省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計劃的起草人劉岫青，做行政助手，吸納第一個以中共為主題撰寫學位論文的國產博士曹伯一、剛回國的山獎學金留學生關中、苦學出身的張煥卿等人為班底，很快便編制出課程，確定了教授陣容及招生計劃。

蔣經國錢穆與關中

這個由當時政治強人蔣經國親自支持的研究所，開始時在政大校本部區，連教室也排不出，一、二期的學生，竟擠在金華街政大大學公共行政中心，勉強挪出來的幾個小房間中上課。那場面雖然有點寒酸，但連師資帶學生的陣容，卻很具份量，平級的別的研究所很難相比。請看幾位主要的任課老師：

「教中國歷史研究」的，是當時剛由香港回國定居不久的錢穆（賓四）。他老人家是舉世公認的中國史學權威。

教「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是陶希聖，他雖是學官兩棲，但他那由政治學理論到實務都精熟的內涵，正合本所需要。

教「馬列主義研究」、「社會主義運動史」等主要課程的，是鄭學稼。他在這些方面著作等身，在他逝世多年後的今天，仍未見有任何人質疑他的權威。

教「中共黨史」的，是郭華倫。他本名郭潛，是中共三十年代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跟毛澤東、朱德平起平座的「高幹

「，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征」時，他是「中共中央民衆工作團團長」，本身就是中共黨史的一部分。

教「馬列主義哲學」的，是林一新。他是中共開山老祖陳獨秀的秘書，確實是陳獨秀那一肚子學問的傳人。

教「東南亞史」的，是吳俊才自己。他青年時代留學印度，在那佛陀之國面壁多年，所著的印度史，到現在還是各大學關於印度的主要參考書，對於以佛教文化爲主的這片地區，他從史、地到當代人文，真是滾瓜爛熟。

教「社會主義比較研究」的，是任卓宣。他老人家對於「三民主義」全文，可以一字不遺背誦，這是許多人知道的，而他把全世界稱得上「家」的社會主義學說，整理成九十九個大宗，隨口能講述要旨，辨別同異，就只有確實用心上過他的課的人才知道。一度在中華民國政壇叱咤風雲，現任銓敘部長關中，那時還未開課，吳俊才賦予他輔導學生生活的重任。有人說，關中後來辦黨務能舉重若輕，收放自如，跟這個階段與我們這群山精水怪般的老少學生相處，所得到的磨煉，不無關連。這雖是玩笑話，但非全無道理。

教學行政兢兢業業

當時已滿頭白髮的劉岫青，雖然有功於台灣的土地改革，但應聘以研究員名義主理

這個小小的研究所的行政事務，仍然兢兢業業。他的主要功能應付我們這批多少有點擺老資格的被調集來的學員，連我這個總是自行其是的公認不好擺布的人物，碰到他出面處理的事，也極少異議。

現任考試委員曹伯一，那時是副教授銜，第一階段也沒有在所裡開課，主要責任是做稱爲「東亞研究班」的特殊學員群與所方的橋樑。曹先生由於與我們這些學員中的許多人原來都是熟人，所以相處融洽，有時有人衝著他放炮，他也不計較，只是原原本本把意見上傳下達。

後來也做過東亞所所長的張煥卿，是出身員林實驗中學的流亡學生，經力學、苦學，取得學位。我們猜測吳俊才是有意樹立這樣一個「標兵」，給經濟環境差的同學做榜樣的。他愛憎分明，嫉惡如仇，做人員是很有特色。那時他的責任是協助教學行政事務。

奇妙結構特殊感情

東亞所早期的學生在體制上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大學畢業後考進來的，稱研究生；另一部分是各相關單位保送來的，稱爲學員，建制上屬於「東亞研究班」，班主任也是吳俊才。兩部分人上課在一起，只是年齡上差一截。但也有例外，考進去的段家鋒、毛仿傑，那時都已四十出頭；研究班中最小的我，年紀跟一般研究生相差無幾。由於兩部

分人年齡、社會經歷相差甚大，所以不容易打成一片，直到畢業都有點像一層油一層水。只有個別的能遊走於兩者之間，左右逢源，我是其中之一。

但是，人無論有多輝煌的經歷，一「回鍋」再當學生，都不免再顯頑皮的本相。而人一旦同學，就一定產生一份特殊感情。東亞所同學的這個奇妙結構，使人對這一點體會得特別深刻。

我跟段家鋒在入學前並不相識，他是任官上校多年，兒子也進大學之後，才來投考的。家鋒爲人溫厚，但意志極堅強，除了做學問不願輸給任何人之外，連體力也要跟年齡和他兒子相近的同學拚。有一次去爬山，他爲著爭先，累得口吐白沫，翻倒在地，但只休息片刻，拒不要任何人扶持，躍身起來，跟大家一道爬完全程。他那時已秀頂近半，我隨口給他取個綽號曰「段半頭」，他恨得牙痒痒的，但無奈我何。後來我被他沒頭沒腦罵過兩次：一次是他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因晚上久受那時幾近瘋狂的「極左」派人士騷擾，憋了一肚子悶氣。民國六十三年我到紐約，某晚一番好意給他打電話報行蹤，不料他一拿起電話，就大罵一聲「你這混蛋到底想怎麼樣！」我聽了一愕，回說「半頭你這是怎麼了！」他才知道是我，不但不道歉，還說我「活該」，他本來就找不到機會罵我，這是送上門來，讓他有個歪打正著的機會。然後兩人笑鬧了好一陣才收線

。第二次是我於留美多年後，回到台北，打電話約他一道去看望鄭學稼老師，他在電話那頭罵過來：「你個渾球，鄭老師去世一年多了！」我被他罵得愣住了，兩人各執電話一端，想說笑話也說不出來。家鋒畢業後升了將軍，現在是國大代表，做人仍然是當年的那種風格。

畢業後也當了多年將軍的彭士譔，當年在東亞班中跟我一樣不太老實，只要有風有雨，有我一定也有他一份。有一天我信口對他說：「你至少有三兄弟」。他回說：「我是有三兄弟，你怎麼知道？」我說連他們的名字我都猜得出來，他說你小子不要胡吹！我說中共把雞鴨鵝共稱「三鳥」，你是「碰死鴨」，你的兄弟不就是「碰死雞」、「碰死鴨」麼！他當時氣鼓鼓地沒說什麼。過了幾天，班上一位從美國來留學的白人女生郝淑麗，在金華街走迷了路，我正巧碰見，便在街頭給她指點方向。不想「黃雀在後」，士譔在不遠處看到了這一幕，他算是逮著了機會，一閃身到了我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說道：「你小子野心不小，想走國際路線啊！」那時我正跟洪冬桂在熱戀之中，這個誤會傳出去如何得了！便連忙向士譔拿好言語，請他確認事實真相，萬毋誤會。我愈是央求，他的姿態便愈高，最後撂下一段話：「我現在有了這道緊箍咒，看你今後還敢厲害！」後來我對士譔真的規矩了一段日子，直到結了婚，解除了警報，他才鬆開了這條小辮

子。

現任政大俄羅斯研究所所長趙春山，是那時年紀最小的同學。他無論課前課後，都笑迷迷對我們這群小老頭叫「學長」。春山極聰明懂事，跟老師、同學都處得很好。因為我的年紀跟他相差不多，所以兩人走得很近，也談得來。有時上研討課，外校來的講員遲到，春山會提議「粟學長先來講一段！」他看到我進進出出都是一個人，便問我為什麼還不結婚？我信口回說找不到對象！不料春山把我這句話當了真，很有心幫我的忙，有一天悄悄告訴我，替我物色到一個，問我要不要約著見面？我看玩笑不能再開下去，才老實告訴他，我已有要好的女朋友。春山一怔，笑著說：「你這是真人不露相，搞甚麼嘛！」也沒怎麼怪我。七十年代我定居美西，有一次到華盛頓去，住在李慶平、吳德里（俊才老師的長女）家，聽他們說春山來到D·C·拼第二個博士學位。我拿起電話便打過去，一打便通。春山聽到我的聲音，相當高興，說要請我吃飯，我說你一個月只有那麼幾文獎學金，我怎麼忍心吃！還是我請罷！他說不行，沒有強龍請地頭蛇的道理，而且最近有點額外收入，正夠開銷。於是我跟慶平夫婦出去跟他碰面，吃了一頓。

原來他剛收到中國時報壹佰美元稿費。當留學生還有這等氣度，真不含糊，我至今還對春山那次堅持請客過意不去。後來他回國，接任了東亞所長。

吳俊才慧眼識英雄

東亞所第一年結束，吳俊才老師召集大家開會檢討教學，所裡的氣氛素來民主，誰有什麼「炮」都可以放。我們這些老學生意見比較多，有人提議要擴張知識面。把基礎打深，再多約些名師來所開課。吳俊才接受了這個意見，並馬上實行。這一約，竟然約來了那時的農復會技正，今天的中華民國大總統李登輝。

說到這裡，就不能不佩服吳俊才老師的眼光，和鑑識學問的能力。那時李登輝先生知名度還不高，活動的範圍只在農業界。除非很留意學術界動態的人，否則跨行業認識他的人不多。吳俊才在國研所當主任時，讀到李登輝先生寫的論文，驚為奇才，把他請到國研所做特約研究員。東亞所增加新課目的計劃一開始，吳俊才又把李登輝聘為兼任教授，講授東亞農業發展史。我初識吳老師時，覺得他這人斯斯文文，說話輕言細語，並不覺得有何了不起之處。後來我的老友李在芳跟我說過一句話：

「吳俊才是唐縱之外湖南人中最厲害的一個。」在芳兄年輕時也是目無餘子的狂狷之士，他這句話引起我的注意，但一直將信將疑。直到後來李登輝受國家大用，我們當日的同窗回過頭來，才覺得吳俊才老師果然了得，真能慧眼識英雄。

李登輝請吃牛肉麵

李登輝應聘來授課時，東亞所已脫離金華街那奇人籬下的階段，遷到木柵指南山下國研所新建成的房舍中。第一次選李老師的課的人不多，課室在一樓正面正中那一間。那時李老師正值壯年，走起路來步子好大，一踏上講壇，一句多餘的話也沒有，一聽便知是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人。他上課鈴一響便跨進教室，下課鈴一響便步出教室，真是分秒不差，規規矩矩。李老師在課堂上有兩大特點，沒有上過他的課的人是絕對講不出來的：第一是他容易出汗，由於精神專注，他彎腰寫黑板時，汗珠大滴大滴落在平滑的水泥地上，從未有別的老師有相同情況；第二是李老師寫黑板喜歡寫對角線，既不橫書也不直書，那時我捉摸可能是他身體很高，直書須彎腰太深之故。

李老師的學問是真不含糊的。不是他今天當了總統，我們才這樣說。要知道，學問的高下是比出來的，他跟錢穆、陶希聖、鄭學稼等同時任課，如果他們之間有軒輊高下，以我們那幫老學生嘴巴之刁，老早便會議論不休。事實上那時也有個別新聘老師不討好，課開到後來幾乎沒人修而開不下去。李老師的課卻越開越旺。他在任教中接到行政院政務委員的人事命令，才在大家依依之下離所前往任官。記得他離去時，請我們這些選他課的學生吃了一碗牛肉麵，替他張羅

的，是請他指導論文寫作的蔡達棠。吃麵時李老師也未改上課時的風格，正正經經，一句玩笑話也沒有說。他後來在宦途青雲直上，看得我們這幫老學生目瞪口呆。某次在一個同學聚會場合，有人冒出一句：「東亞所池水雖淺，其中竟有潛龍！」這話很自負、傳神。

上課罵人就是休息

在東亞所任教的幾位大師，都絕不浪得虛名，只是他們個性各異，表現有很大的不同，回想起來，他們張口、舉手投足，無不是美妙文章。

鄭學稼老師在共產主義與共產黨這個學門中，領風騷數十年，但一生在仕途並不得意。他來台之初，在台灣大學經濟系任教，因為某些觀點跟當時的強人陳誠的看法有很大距離，而被解聘，若不是得另一個實力人物蔣經國力保，幾乎發生更嚴重的後果。因為他是我的指導老師，對我幾乎無話不談。有一次我問他老人家：蔣經國既然保你，為什麼沒有重用你呢？他才告訴我一個外間不知的秘密：有一次經國先生找他談，要他蒐集毛澤東禍國殃民、負盡天下蒼生的事實，寫一本毛的傳記性的東西，他答應了。可是他後來對經國先生說，這書他不能寫。蔣問為什麼？他說毛某縱有十萬百萬條滔天大罪，他總有些長處，才能混到今天的局面、地位，既是寫他的傳記，不能僅寫壞的一面。

但是我們今天的環境，是不能提毛的另一面的，尺度稍一不慎，會有極大麻煩，到那時我死不足惜，恐還有誤國家。他這回答雖是實情，但蔣經國並不滿意，後來便不再跟他多往還。

鄭老師講課中常罵陳誠。他有時兩節課之間不休息。我有次跟他說，老師年紀大了，兩節課連下去上似非所宜，即使我們學生不休息，你老人家也該休息。他說，誰說我沒有休息？我罵陳誠就是休息。

鄭老師對我跟段家鋒有偏愛，他有一次給我九十九分，並在課堂上說，從我鄭某人處拿八十分都不容易，唐柱國（粟明德）是真是有點料子。他老人家這話，當時在班上的學弟、現在仍很紅火的張天霖將軍還記得，最近他還主動跟我提起這一段。我旅居美國的時候，有一天到舊金山機場送朋友，忽然後面有個聲音：「哈哈，老唐，我找得你好苦，你怎麼躲在這裡！」回頭一看，是興沖沖的鄭老師。那是我見他老人家最後一面。他去世我全然不曉得，深悔有負師恩。

段家鋒為了學得鄭老師那一肚子學問，真是用心良苦。那時鄭師母重病多年，鄭老師親自侍奉，苦不堪言。家鋒跟鄭老師建立感情之後，覺得有責任、義務為他老人家減輕負擔，使他能集中精力做學問。從此家鋒在課餘常趕到鄭老師家裡替他做部分家務，這種精神在當代真是難找。後來家鋒得了鄭師的心傳，寫出一鉅冊「社會主義運動史」

，確是另有高度，不同凡響。家鋒能繼鄭師的絕學，是這位「半頭」將軍苦心孤詣換來，並非倖致。

不斷求進步的老師

錢賓四（穆）老師來上課，手中從來沒有講義之類的東西。他老人家那時已年近八十。學問已出神入化，他一開口，識貨的馬上覺得正在印証「胸羅萬卷」、「出口成章」。這些成語。他一口無錫國語，非但不「軟」，而是充滿陽剛，聲揚室外。老夫子講到得意處，有時是以掌擊桌，有時是雙目圓睜，有時是笑出聲來。我是第二度受教於他，早年在香港就曾上過他的課，有一次我發現錢老師講某一個問題跟從前我聽他講的不一樣，便大驚小怪地課後去問他，老師哈哈大笑說：「在大學跟研究院講課當然有深淺，何況我自己也要不斷進步的嘛！」這話給我深深的啟示：學問大到他那種程度，依然在不斷求進步，我們這些在他帳下初學之輩，誰各有自負的本錢！能不規規矩矩好好用功讀書嗎！

上課談古下課講今

陶希聖一生歷史盡多坎坷，受到批評不少，但他治中國政治思想史，至今似尚無人能出其右。他不但把廿四史中的各件大事來龍去脈弄得清清楚楚，更難能的是他將正、野史以及許多雜說中的小故事玩索得極有心

得，隨口能演繹出其中道理。有一次他講華歆和管寧的關係，忽然穿插說曹操斷獄，有人以家中被搜出有釀酒器具而被判私酒罪，華歆諫曹操說證據不足，曹操不聽，說罪者分明有工具。有一次曹操偕華歆乘車在街上經過，看到街頭有男有女，華歆遂向曹操建議說這些男女犯通姦罪，應加逮捕。曹操說：你怎麼知道？華歆回以他們都有工具！陶老師當時是冷著臉講這一段，我不知道他是確有所本還是信口編的，所以將信將疑放在心裡。有一天翻閱世說新語，談到這一條，才知道他真是用過心在這裡面找道理。他還有一個特點：上課談「古」，下課講「今」，這個分際幾從未混淆。課餘那十分鐘，誰到休息室找他，都能聽到很珍奇的秘聞。有一天我在報上發表一篇談中共創黨人之一李達的文章，他讀了之後在課餘把我叫去，跟我說，他在北平中國大學教書時，與李鶴鳴（達）同事，丁玲（共產黨籍著名女作家）常在李達處進出，並跟李達各穿汗衫打乒乓球。有一天陶問李：你常跟蔣小姐（丁玲原姓蔣）泡在一起，是不是對她有興趣？李達連連擺手說：「沒有！沒有！她胸部長著好長的毛，嚇死人！」陶老師說，他見我談李達談得很生動，特別把這個真實故事跟我分享。

任卓宣是傳奇人物

任卓宣老師是個奇人，天天一襲中山裝，從來沒有換過別式衣服，連扣扭都整齊齊

齊。他上課跟他的衣著一樣，一本正經。背起書來一瀉千里，會聽的連標點符號都能聽出來。他老人家的歷史很奇特，在法國巴黎熱衷共產主義理想時，跟周恩來、鄧小平都是很親近的同志，回國後在「清黨」時被捕，要他在辦理自首和遭槍斃兩者之間選一，他毫不猶豫選擇槍斃。綁出野外槍擊多發竟未死，他從屍堆中爬出，自行療傷痊癒後再去自新，而成了後來的任卓宣。有一次在休息室中我四顧無他人，便問任老師這個故事是不是真的？他說當然是真的，隨即指了指身上說，幾個洞洞還在這裡沒怎麼長平。我再問他那時為什麼選擇死而不選擇生？他說：「人為理想得有死的勇氣及準備，我已經為共產主義死過一次，我已發覺那不是真理，所以我的第二次生命用於反共，百折不撓！」他短短幾句話說得我大為佩服。

光陰似箭，指南山下論道的歲月已飛逝去廿餘年了，東亞所的大後台蔣經國總統和好幾位授業的大師已與歷史一體，創辦人吳俊才也由絢爛歸於平淡，唯有剛毅木訥的李登輝老師一枝獨秀，手握國鈞，精神體力尤勝於我們這些當日的門下弟子。日前在一個國際性研討會上，與趙春山同席，這位那時最「幼齒」的學弟，對我指著已爬上頂間的白髮，感慨萬千。

不過我們數十年如一日堅持在為理想奮鬥的崗位上，並親眼見到世界共產主義的頹塌，我們選擇的路並沒有錯！人生如此，也不枉然了！